



# 一片诗意的花园 一座友谊的桥梁

——译马丁·瓦尔泽有感  
黄燎宇

7月26日，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在家中去世，享年96岁。得知消息时，我深感命运的猝不及防。因为10多天前，我才跋山涉水，拜访过他位于德国博登湖畔的家，这已是今年的第二次拜访。由于之前的脑部手术，瓦尔泽已无法言语，但仍对我露出熟悉的微笑。

马丁·瓦尔泽生于1927年。他的写作始于大学时期，30岁那年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78年，小说《惊马奔逃》出版，在德国文坛引起轰动；1998年，自传体小说《进涌的流泉》出版，讲述了在1932年至1945年间一个德国男孩的生活成长经历。除了长篇小说，瓦尔泽还著有诸多中短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以及政论、随笔等。

在当代德语文坛，瓦尔泽是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齐名的文学大师，他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德国书业协会曾经评价，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20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瓦尔泽的作品译成中文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他对中国的访问、与中国作家的交往也成为中德文化交流中的佳话。

## 诗意锋芒

我和瓦尔泽有着特殊的缘分。学生时代，我读到他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百年诞辰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反讽作为高档食品或者高贵的食品》，以及在“法兰克福诗学讲座”5篇演讲稿基础上撰写的《自我意识与反讽》，文采斐然，语言的诗意和哲思的锋芒融为一体，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令我肃然起敬。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我意识与反讽》这部“大家小书”已在2021年与中国读者见面。

2002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我翻译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一直关注的“文学教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这位让无数德国作家有过梦魇体验的批评家在小说中名叫埃尔-柯尼希（Ehrlich-König），与北欧神话里那个在父亲眼皮底下夺走小孩儿生命的魔王（Erlkönig）谐音。作品之于作家，犹如孩儿之于父母，哪有比这更传神的批评家漫画或者肖像？

《批评家之死》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文化霸权为讽刺对象，映照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困境和内心迷局，故此，小说充满了奇思妙想和微言大义，需要译者精雕细刻、推敲再三。譬如，当小说批评家“被自己扔出的闪电照花了眼”的时候，如何让读者明白其弦外之音？我在译文的第一版添加了对脚注，修订版则放弃了加注，直接对正文进行如下调整：“他像雷声一样制造雷鸣闪电，却被自己扔出的闪电照花了眼”。又如，一位名叫希尔伯福克斯的慕尼黑文化名流说一个心存不满的作家把他称为“希尔本福克斯”，然后哈哈大笑。这里怎么处理？是通过加脚注，还是通过调整正文告诉读者这一字之差却带出“咬文嚼字”的意思？思来想去，我决定添加脚注。

《批评家之死》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我一边翻译，一边写起了评论。一篇用德文撰写，后来与13名德国和英国学者的文章结果发表；一篇用中文撰写，译成德文后成为《批评家之死》的德文版再版后序。这篇文章被瓦尔泽相中，盖因我不爱德国主流舆论的影响，看出主人公埃尔-柯尼希比现实中的原型更加有趣、也更加可爱。可以说，瓦尔泽就像希腊神话里的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所创造的人物。

## 友情弥珍

瓦尔泽于我，亦师亦友。从翻译《批评家之死》开始，我和瓦尔泽有了邮件往来。后来有幸在海德堡与他会面，之后多次被邀请到他家中做客，在湖光山色间感受他的慷慨大方和诗意情怀。有的作家作品有趣而生活无趣，但瓦尔泽不存在这样的分裂。他的日常语言与作品语言一样清新优美，令人回味。比如，家人拎着水壶准备泡我带去的绿茶，瓦尔泽提醒说：“不能用沸水，否则绿茶会瞬间抵达它的彼岸。”再如，在林中跑步的时候，他让我尽管朝前跑，因为他不是在跑步，而是在进行一种“具有加速意志的散步”。

2008年，瓦尔泽首次来华访问。相比格拉斯和赖希-拉尼茨基这样的

元老级德国作家和批评家，他的中国之旅足足晚了近30年。但迟到有迟到的好处：在改革开放30年后，无论对世界文学、德国文学还是瓦尔泽其人其作，人们都不再陌生。莫言曾说：“马丁·瓦尔泽先生大概从未想到以非文学的方式来影响德国社会，但他的文学却影响了德国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类生活。”

2009年，瓦尔泽讲述歌德爱情故事的小说《恋爱中的男人》（见下图）获得当年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这本别具一格的歌德小说和爱情小说令中国读者爱不释手。来北京领奖时，82岁的瓦尔泽特意佩戴了一条歌德领带。在致辞中，莫言将瓦尔泽比作“圣诞老人”，并模仿他的语言，以一种亲近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杰出作家的致敬。这位“圣诞老人”也的确带来一份礼物——题为《作为问讯处的文学》的获奖答谢辞，充满着瓦尔泽关怀现实的思想：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度，最好的读物并非媒体，而是该国的文学，文学能够促进文化交融、打破文化偏见。一部小说，就是一个问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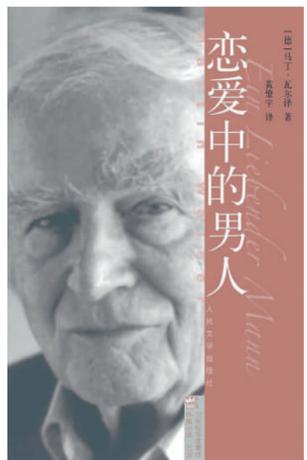
瓦尔泽曾经坦率地说自己非常羡慕今天的中国作家，因为中国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变化，这些斑斓的生活对一名作家而言，可谓弥足珍贵的矿藏。

瓦尔泽三访中国，人们对他的了解与日俱增，他的读者队伍也日渐壮大。他受到大家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并与中国作家、学者和普通读者展开深入对话。

中国之旅拉近了瓦尔泽与中国的距离。位于柏林的中国文化中心挂牌运行后，他是最早亮相的德国文化名人之一，出席《恋爱中的男人》朗诵会时，中心礼堂座无虚席。他在德国媒体频频发表对华友好言论；在家中热情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他的家中挂着莫言书写赠送的字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从博登湖畔发来贺信……不知不觉，瓦尔泽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迄今为止，我一共翻译了6部瓦尔泽的小说。6年前，我在德国媒体撰文，向鲑背之年的瓦尔泽致敬，畅谈他是如何“美化世界”——他小说中那瑰丽奇妙的艺术世界，给读者带来光明和温暖。如今，我们告别这位博登湖畔的文学大师，他借由文字构建起一片诗意的花园、一座友谊的桥梁，当读者展卷，便能在其中与他再次相遇。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 走进『不朽的玉甲』 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

## 自汉开篇，华章璀璨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蕴涵广博。汉朝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同时代亚欧大陆的古罗马、贵霜、安息并称于世。在本次展览中，上博集结工艺研究部、青铜研究部、陶瓷研究部的多名专业人员商讨、研究展陈内容，确定以丝路渐成之时的汉代为主题，分为“生活的艺术”“敦睦的智慧”“信仰的光芒”和“丝路的繁盛”4个单元。玉器、漆器、陶器、青铜器、印章、石刻、钱币等百余件（组）文物精品，引领海外观众从西汉启程，穿梭千年光阴，一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历史华章。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汉代社会倡导亲善和睦、安居乐业，手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器物制作渐重实用，工匠们在纹饰和造型中融入对世界的细致观察与匠心巧思。展览第一单元“生活的艺术”展出画像砖、画像石、陶壶、陶灯、漆杯、漆奁、铜镜、铜带钩等文物，展现了汉代建筑、器用、妆饰等物品精巧的制作工艺。在器用类文物中，一件西汉漆耳杯上的彩绘鱼纹尤得四方展陈人员的喜爱，被运用于展柜顶部装饰。耳杯呈椭圆形，口微敛，弧腹，平底，两侧新月形耳微翘。杯为木胎斫制，内髹朱漆，外部及耳部髹黑漆。内底中央以黑漆细描一鱼，并用深浅不同的黑漆区分髹涂鱼眼、鱼鳞、鱼尾等。鱼身修长，似在水中悠游，生趣盎然。西汉是中国古代漆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饮酒具较食具在当时更受重视，又以漆杯为出土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之一。考古发现，漆杯常与卮、盘等配套，反映出汉代“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的社会风俗。

建汉之初，汉代统治者实行“郡国并行制”。两汉悠悠400余年，今江苏徐州一带曾属7个不同的诸侯国，历经数十位诸侯王，是汉代中央政府为巩固统治而推行分封制度的集中体现地之一。“敦睦的智慧”单元精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数件玉器文物，其中虎头形玉枕饰为某代楚王玉枕上的附件，由新疆和田青白玉精雕而成，晶莹剔透、虎虎生威。这批出土玉器用料精良、工艺卓著，是当时诸侯王权力和地位的写照，也是西汉早期“广置庠序，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这一政治制度的缩影。

汉代民众对宇宙和未知世界的理解飞扬浪漫，他们想象出天空四象、飞凤游龙和神仙居所，创造了一个逍遥自在、雄奇多彩的信仰世界。“信仰的光芒”单元中的四灵纹胜形玉佩浓缩展现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佩上浅刻篆书铭文“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并以透雕手法雕出“天之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具有方位意义的灵兽。“四灵”常以较为固定的方阵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壁画、铜镜、陶器等物质载体上，寓意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玉佩所作“胜”形则来自古籍《山海经》中对西王母外貌的描述：“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由于汉代精心经营西域，与“西极”相关的西王母神话流行甚广。有学者认为，汉代民众的西王母信仰或与当时人们对希腊、罗马的憧憬相知相互关联，商人们在丝绸之路“相望于道”“相属不绝”，在这里流动的除了丝绸、玻璃器、茶叶等商品，还有文化艺术的吉光片羽。

## 东西交融，丝路繁盛

秦汉时期，中国已有通往南海诸国的海上运输线，西汉开始，逐步形成联通西域的陆上运输线。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横跨海陆、迢迢万里的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亚欧大陆文化交流、文明进步的桥梁，不仅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商品交易和贸易发展，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由此，本次展览特设“丝路的繁盛”单元，匈牙利亚洲艺术研究专家方天娟（本名为吉奥尔基·法伊萨克）参与策划并挑选了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馆藏中具有典型匈牙利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铜带饰、铜镯饰、铜吊坠、铜刀等数十

件文物，时间涵盖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4世纪，力图与来自中国的文物共同呈现历史上丝路沿线文明的不同侧面。

据相关史料记载，虎是匈牙利古代草原游牧民族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在艺术品中常有表现，反映出草原民族对强者的崇敬。在这些匈牙利文物中，4件腰带饰的制作年代与中国东周时期相当，为青铜或镀银青铜质地，装饰有“卷曲的掠食者形象”，部分可辨认为老虎咬羊或老虎咬牦牛的图案。这类纹饰图案常被中国学者称为虎噬动物纹，多见于商代晚期至两汉时期，与这批匈牙利腰带饰出土时间相近的代表文物有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虎噬鹿纹屏风插座、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墓出土的虎噬动物纹金冠饰和金带饰，以及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出土的虎噬羊纹金腰带饰等。学者认为，这一纹样最早形成于长城地带中段，随欧亚草原游牧民族



展览开幕日的莫拉·弗朗茨博物馆。

匈牙利中央银行和雅典娜智慧之家基金会在布达佩斯共同举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匈牙利：钱币的旅程”展，陈列了公元前2世纪至今共190枚各具代表性的两国钱币，从丝绸之路出现最早的古钱币到当下流行的移动支付，勾勒出货币的漫长发展历程。

回顾过往，自1952年建馆以来，上博已赴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90余座城市，举办了近150场出境展览，累计外展文物超过7000件（组），观众总数超过2000万人次，多层次、多角度地向世界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策划出境展览时，上博特别注重对于艺术和艺术史的研究呈现，强调自主策划、共同策展，提升与世界博物馆界对话的能力。

2018年3月，上博与法国塞努奇博物馆共同策办的“中国芳香：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展在巴黎举行，陶瓷、绘画、青铜，一件件精美器物细致入微地体现香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展览将中国香文化和法国香文化并置展出，体现两种香文化的异同，广受海外观众欢迎。2021年9月，上博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展，展出馆藏68件（组）展品，时间跨越1500余年，展现了器型多样、造型丰富、纹饰瑰丽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完整呈现了中国青铜器的发生、发展、演变轨迹，阐释了青铜器的历史、艺术与科技价值，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对东亚文化圈的深刻影响。2022年2月，由上博自主策划的“取材幽篁体：中国竹刻艺术展”赴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出，遴选的60件中国竹刻精品的时间横跨17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中叶，系统展示出中国竹刻的艺术特色与工艺特点。在这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引领下，海外观众走进由中国传统工艺与江南文人美学构成的艺术世界，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趣味与风雅。

展望未来，上博将继续推出聚焦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大展，与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法国卢浮宫等世界知名文博机构展开合作，引进高质量海外展览；继续推动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和水下考古调查；继续组织策划上博文化“走出去”品牌——“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术出境大展。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通过博物馆推进以文物为载体的交流互鉴，有助于进一步拉紧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文纽带，促进不同文明民心相通。在这一过程中，上博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一步扩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的深度与广度。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长）

## 以文化人，大道同行

“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是上博“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术出境大展的首展。过去几年间，上博与匈牙利文博机构合作紧密：2017年6月，上博举办“茜茜公主与匈牙利：17—19世纪匈牙利贵族生活”展，通过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组）馆藏精品，见微知著地展现出匈牙利这段时期的历史和艺术风貌；2019年6月，上博与

褚晓波



西汉龙形玉佩，徐州博物馆藏。



西汉虎头形玉枕饰，徐州博物馆藏。



西汉彩绘鱼纹漆耳杯，上海博物馆藏。  
以上图片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